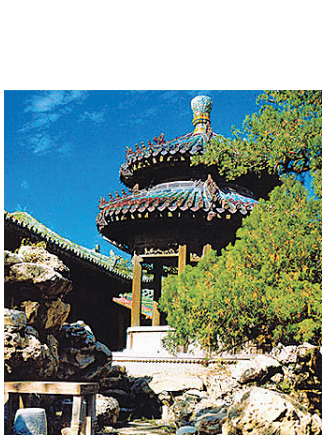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随着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华诞,开放区域扩大,建院九十年来未曾整体开放过的诸多区域开始跟观众见面,由非开放区“变身”展览陈设的公共空间。比如慈宁宫、寿康宫所在的外西路区域,作为“女性的世界”,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,是各大影视剧常常会提及的一个区域。开放后,这个区域向观众揭开神秘的“面纱”,以精美的展览陈设、雅致的庭院园林,呈现给大家一个真实的西部区域。而慈宁宫中曾经生活过的孝庄皇后等后官女性的人生与情爱世界,也成为读者感兴趣的话题。



慈宁宫花园



清孝庄皇后

满庭芳

第一次踏入荒芜已久的慈宁花园时,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:这座园子已经三百年没有男人进来了。整个院落空落落的,没有其他人影,只有大片的荒草,几乎没过膝盖,蓬勃茂盛。荒草上浮动着——一层粉白色的无名花,在风中均匀地摇摆。那时已近黄昏,那些摇曳生姿的花朵,很像夕阳的流光,在昏黑中闪闪灭灭。花园周围的一些房屋已经残破,只有花园正中的临溪亭还算完好,在一片荒草的海洋里,像一条不沉的彩舟。

明清两代,每逢皇帝大薨,新皇帝不能与朝前妃嫔同居在东西六宫,先帝带不走的后妃们,就升级成太后、太妃,光荣“退休”,在紫禁城的一隅过起近乎隐居的生活。那时的紫禁城,西北部比较空旷,这里就成了她们的安顿之所,直到死去。附近的寿安宫,曾经是明穆宗陈皇后的冷宫。陈皇后失宠后,就从坤宁宫迁出,住进了咸安宫,就是后来的寿安宫,在此后三年的寂寞岁月中,她唯一的安慰,就是九岁的太子朱翊钧每天前来问安。陈皇后一生未育,朱翊钧并不是陈皇后所生,但朱翊钧对她心生怜悯,说:“娘娘寂寞,礼不可旷。”于是每天主动前去朝见陈皇后。陈皇后见到他,就会从病榻上爬起来,拿过一本孔孟之书,等着他进来。朱翊钧登基后,将她奉为皇太后,安置在慈庆宫居住。

后来,这座宫殿又住过万历的宠妃郑太妃、光宗宠妃李选侍,天启皇后懿安皇后等。现在,寿安宫是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,我常去那里选书读书,尤其在春天,庭院里的海棠开得很盛,抱几卷书匆匆走过庭院,满庭的芬芳,有时会让我蓦然驻足,想一下从前的明月素影、翠冷红衰,心里会隐隐地痛一下。

慈宁花园,就位于紫禁城内廷外西路,寿安宫的南面,与乾清门处于一个横坐标上。从乾清门广场向西出隆宗门,正对着一个永康左门,皇帝每日问安时,輿轿就停在这座门外。康熙皇帝曾写诗:九天旭日照铜龙,朝罢从容侍上官。尊耿邈

方昼永,晨昏常与问安同。

进入永康左门,眼前是一个东西向的横街,北面是慈宁宫,皇太极的孝庄皇后、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,都在慈宁宫住过。

横街南面就是慈宁花园,但花园的正门东开,慈宁宫的主人要先穿过慈宁门对面的长信门(沿用西汉太后所居的长信宫名),沿着花园的东墙,才能抵达花园的正门——揽胜门。

有人戏称这里为“寡妇院”,我说它是“老干部活动中心”,只不过这些“老干部”,一律为女性,而且并不“老”。孝庄守寡时只有30岁,孝惠章皇后守寡时只有20岁,那时的她们,风华正茂,正是偎在帝王的怀里撒娇的年代,却只能匆匆结束自己的婚姻生活,居住在宫殿偏僻的一角,修身、礼佛,远远地打量着朝廷的变迁,等待剩余的岁月像红烛一样越燃越短,直至最后熄灭。

于是,站在荒芜冷落、杂草丛生的慈宁花园里,我想象着它从前的光华璀璨。荒草与鲜花深处的临溪亭,建在矩形水池当中之单孔砖石券桥上,现在那水池已成一片淤泥,当初却是东西两面临水,南北出阶,与花园南入口、假山以及北部的咸若馆、慈荫楼同处于院落南北中轴线上。

假若倒退三百多年,假若也是在春天,旭日暖阳照在花园里,我们可以看见咸若馆、慈荫楼的门窗开着,临溪亭四面的门也全部敞开,风从一座宫殿吹向另一座宫殿,裹挟着花香和女人们的脂粉香。临溪亭下的水面碧蓝,映着天光云影,连室内为花卉图案的海漫天花,还有当心绘制的蟠龙藻井,都晃动着散漫的水光。烟雨朦胧之间,最美的还是倚在窗边的佳人。

因此说,花园里最艳丽也最脆弱的植物,是女人。那些退休的太后、太妃以及宫女们,在飞舞的落花间扑蝶、蹴鞠、放风筝,香汗淋漓,娇喘细细,都在这空气中留下了痕迹。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。她们的美艳,比起巴黎T台上的时尚美女也绝不逊色。她们寂寞地开,寂寞地谢,绝美浮生,终于抵不过白头韶华。

曾经三百年没有男性踏足

慈宁花园：艳与寂

上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祝勇



睿忠亲王多尔衮



顺治皇帝

醉花阴

对于那个名叫布木布泰的小姑娘来说,13岁,成为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分界线。因为这一年,她嫁给了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,变成了庄妃。

13岁以前,布木布泰的花园很大,那是一片广袤的草原——蒙古科尔沁草原。她是一只五色蝴蝶,在草原上自由地飞。科尔沁草原虽然被称为“微外”绝漠之地,但科尔沁却是荒漠中的绿洲,到处是湛蓝的海子(湖泊)、透迤的沼泽,蓬勃的绿草间,埋伏着黑色和白色的牛羊。那时的布木布泰虽然年少,她时常骑着马,发辮在风中散开,像旋风一样从草原上驰过,有白色的鹭鸶从她身边突然掠过,在风中划过一条悠长的弧线。她就这样被草原塑造着,面庞被草原上的阳光涂上彤红的色彩,眉眼愈发美丽,身材修长而结实,仿佛一只健康的小兽。那是一种渗透着草原灵性的美,无须装饰。很多年后,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在词里这样写她:或玄如闾风之鹤/或赤若炎洲之雀/或黄如金衣公子/或缟如雪衣慧女/或彪炳如长离之羽/或错落如孔雀之尾,……或青如木难之珍/或红如守宫之殷/或绿若难头之蕤/或晃如鸚鵡之背……·或蓝同琼岛之璫。

清崇德二年(公元1637年),宸妃在关雎宫为皇太极生下一名皇子,虽然皇太极已经有了七个儿子,分别是:豪格、洛格、洛博屯、叶布舒、硕塞、高塞、常舒,但只有这个第八名皇子是由五宫后妃所生,因此一出生就被皇太极定为皇太子。宸妃的地位更令人望尘莫及。可惜好景不长,皇太子不到半岁就夭折了,连名字都没留下来。高傲的宸妃几乎被丧子之痛击垮,纵然有皇太极的体贴宽慰,依旧无法治愈她内心的创伤。

第二年,后官的情况就发生了逆转,庄妃终于生了一个儿子(此前她已身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公主)。皇子出生时,红光映红了宫殿,一股奇香弥漫在宫殿里,多日不散。两个孩子,一死一生,决定了大清王朝后世的皇帝将延续皇太极和庄妃的血脉。

皇太极和哲哲皇后为新皇子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:福临。

福临三岁那一年(公元1641年),宸妃终于带着无尽的伤痛和遗憾香消玉殒。正在锦州松山与明军进行关键性战役的皇太极闻讯后纵马奔回盛京,入宫后伏尸恸哭……

宸妃的离去,让皇太极陷入无以复加的痛苦。他深知,对大明的战争已到了关键时刻,他不能这样儿女情长,有一天,他目光迷离,从中午一直呆坐到太阳西下,充满悔恨地说:“天生朕为抚世安民,岂为一妇人哉?朕不能自持,天地祖宗特示谴也。”他知道大明王朝的铜墙

那一年,是后金天命十年(明天启五年,公元1625年)。大婚那一年,皇太极出城十里迎接。这份礼遇,不仅是献给庄妃的,也是献给她的家族、献给科尔沁草原的。

黑夜里,风自辽河边刮进宫院里,幽幽地作响,庄妃会想到草原上的风,那么悠长绵厚,像一床被子,让她感到安适。此时的身边,皇太极,一个陌生的满族汉子,将她成此生最亲近的人。

庄妃却没有想到,自己的命运,因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了。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,美丽的海兰珠。

海南周刊特稿

海兰珠是在后金天聪八年(明崇祯七年,公元1634年)入宫的,比庄妃晚了九年,她的到来,本来给庄妃平添了几分惊喜。博尔济吉特氏一家两代,三位美女,都成为皇太极的福晋(那时皇太极还没有登基称帝),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。三位皇妃,无论谁为皇太极生下皇子,都将是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荣耀。

但谁也没有想到,慢慢地,美艳无双的海兰珠(宸妃),竟然成了皇太极专宠的对象。曾经打到北京城下、几乎让崇祯皇帝吓破了胆子的皇太极,在宸妃面前突然变得缠绵悱恻,侠骨柔肠。崇德元年(公元1636年)的册封,宸妃被封为东宫大福晋,后来居上,成为四宫之首。

对一个人过于钟情就势必会对另外一些人残忍。皇太极与宸妃如胶似膝,极尽欢愉的时刻,一定让年轻的庄妃感受到后官岁月的残酷。昔日的荣宠,居然转眼之间就成了水月镜花。

清崇德二年(公元1637年),宸妃在关雎宫为皇太极生下一名皇子,虽然皇太极已经有了七个儿子,分别是:豪格、洛格、洛博屯、叶布舒、硕塞、高塞、常舒,但只有这个第八名皇子是由五宫后妃所生,因此一出生就被皇太极定为皇太子。宸妃的地位更令人望尘莫及。

可惜好景不长,皇太子不到半岁就夭折了,连名字都没留下来。高傲的宸妃几乎被丧子之痛击垮,

纵然有皇太极的体贴宽慰,依旧无法治愈她内心的创伤。

第二年,后官的情况就发生了逆转,庄妃终于生了一个儿子(此前她已身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公主)。皇子出生时,红光映红了宫殿,一股奇香弥漫在宫殿里,多日不散。

两个孩子,一死一生,决定了大清王朝后世的皇帝将延续皇太极和庄妃的血脉。

皇太极和哲哲皇后为新皇子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:福临。

福临三岁那一年(公元1641年),宸妃终于带着无尽的伤痛和遗憾香消玉殒。正在锦州松山与明军进行关键性战役的皇太极闻讯后纵马奔回盛京,入宫后伏尸恸哭……

宸妃的离去,让皇太极陷入无以复加的痛苦。他深知,对大明的战争已到了关键时刻,他不能这样儿女情长,有一天,他目光迷离,从中午一直呆坐到太阳西下,充满悔恨地说:“天生朕为抚世安民,岂为一妇人哉?朕不能自持,天地祖宗特示谴也。”他知道大明王朝的铜墙

铁壁在经过女真铁骑的反复冲击之后已经摇摇欲坠了,但他也有着无比凡俗的欲念,难于从失去爱妃和爱子这种彻骨的悲痛中解脱。大臣们请他外出巡猎,散散心,他就骑马奔向蒲河,经过宸妃墓,再一次忍不住,失声痛哭。

皇太极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结中艰难地度过了两年时光。崇德八年(公元1643年)八月初九那天,皇太极办完政务返回哲哲皇后的寝宫——清宁宫,坐在南炕上,就再也没有站起来。《清史稿》对他死亡的描述简洁而恐怖:“是夕,亥时,无疾崩”。

他就这样,在52岁上潦草地离开人世,没有留下一句遗嘱,惨烈的皇位争夺战也就此拉开序幕。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、兄长代善、皇长子豪格等,都在为谋取帝位而奔走,在皇太极去世的悲哀气氛里,潜伏着一股紧张的气息。整个世界都悄无声息,但是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谛听。只要摒住呼吸,就能感觉到谛听者的存在,虽然无法看见他们——他们以不在的形式存在着。

此时,在没有人注意的后宫里,有一盏孤孤独地亮着,那就是庄妃的永福宫。从丈夫去世那一刻她就知道,自己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候到了。她不愿空守一个“太妃”的名号,在冷宫里度过清寂的余生。尽管那时的她还不知道,那座让她终生相守的宫殿,并不是盛京的永福宫,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慈宁宫。

尽管在五宫之中排在末位,但皇太极毕竟是她生命中的一道屏障,如今他死了,皇位这张天大的馅饼暂时不会落到她年仅六岁的儿子福临身上。在虎视眈眈的争夺者面前,她们母子的命运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助。一片虚空中,她想抓住什么。她把手伸出去,却什么也抓不到。她有一种溺水般的窒息感。一片心慌意乱中,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想到了多尔衮,或许,只有多尔衮才能挽救她的命运,因为多尔衮的嫡福晋,正是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格格,而多尔衮此时,并没有夺取皇位的十足把握,在这个时刻,哪怕只加上一枚小小的砝码,那个相持不下的天平就会失去平衡……

五天过去了,皇位继承人还是没有尘埃落定。大清皇权也出现了长达五天的中断。十四日黎明,两黄族大臣在大清门盟誓,拥立豪格继位,两黄旗巴牙喇旗手持弓,包围了崇政殿,支持豪格的遏必隆等人也早已武装到牙齿,部署在大清

门。但是,在崇政殿虎殿举行的贵族会议,却依旧在三股势力之间僵持着,没有人后退半步。那一瞬间,空气几乎凝固,一片沉寂中,人们仿佛听见了兵器相碰的声音。终于,多尔衮打破沉默,提出了一条折衷意见,那就是三方各退一步,拥福临继位。

爱新觉罗家族自相残杀的悲剧,就这样化解了。八月二十六,快到寒露了,黎明时分,地上还结了一层白霜。福临就在这样一个清寒的早上成为了顺治皇帝,他的母亲庄妃也和哲哲皇后一起被尊为“圣母皇太后”(即孝庄太后)。

第二年(公元1644年)五月初二,两宫皇太后带着七岁的顺治,被先期抵达的多尔衮迎入紫禁城。太和殿上,火光明亮,映红孝庄太后年轻的脸庞,那是李自成撤退前留给他们的见面礼。先后有两个王朝(大明和大顺)在那个春天的花香里埋葬了。

又过了十年(公元1653年),十七岁的顺治皇帝为了孝敬自己的母亲,下令将明代仁孝宫的故址进行改建,作为母亲的居所。孝庄在这里渡过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,直到康熙二十七年(公元1688年)在慈宁宫去世。

孝庄太后在慈宁宫窗前花影间流连漫步的时候,铁血亲王多尔衮已经在三年前病死在边外喀喇城;那个对兵败如山倒的李自成穷追猛打、杀死刘宗敏、活捉来献城的和硕亲王阿济格,因其率兵入京,企图逼宫夺权,也遭到镇压,被削爵幽禁赐死;多铎统兵南下,在水月烟花的扬州城屠城十日,又一路南下,陷镇江、入南京,摧毁了南明政权,杏花烟雨江南,无数忠臣

的尸体也被一步步地降服。王朝鼎新的血雨腥风一点点地沉落下来,留给孝庄太后的,是悠长而闲散的人生。

望不到边际的茫茫草原,终于萎缩成红墙内的一片花园。这里,几乎成了少妇孝庄的全部世界。在这寂静的宫院里,镂空的花窗内洒过几抹阳光,只有撩动古琴的时候,内心才有所颤动。那时,手指与蚕丝的勾绕,梧桐木散发的馨香,若有若无,丝丝缕缕地进入她的肺腑。有时也在午后做一场旧梦,在梦里会见她生命里那个最重要的男人,因为他的死,她的年华在30岁时就结束了。醒来时,屋外天光如沐,屋内墙上映着缕缕的水光,照得见前尘,却看不到今世。

广寒秋

在权力的刀刀上行走多年之后,孝庄太后决计在这座宫殿里安心地老去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她与顺治的关系急转直下。

她对朝廷依旧具有影响力,这种影响力的表现之一,就是她为儿子安排的婚姻。她亲自为儿子挑选的皇后,是自己的亲侄女、顺治的亲表姑。她试图以此来捍卫满蒙两大强势家族(爱新觉罗家族与博尔济吉特氏家族)的政治联姻。孝庄所做的一切,不过是在重复自己的姑姑孝端(哲哲)曾经做过的。于是,又一名貌美如花的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后裔自科尔沁草原走向紫禁城,她的容貌、姿态,几乎都与孝庄太后当年一模一样。

紫禁城却如一片海,暗潮汹涌,有各种风险和不等等待着她。这位年轻的皇后不会想到,自己的青春和美貌,换来的却是顺治的冷脸薄情。

顺治不接受这桩婚姻,理由很简单,这门亲事不是他自己选定的。作为一个青春勃发的年轻人,他对爱情有着正常的渴望,而对一个人爱不爱,一定是不能由别人决定的,更何况他是皇帝,天下至尊,但皇帝的宝座赋予他权力的同时也剥夺了他的权力,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权力,当然,也剥夺了他的梦想。

皇帝会有梦想吗?像顺治这样的皇帝,六岁就被送到权力之巅,君临天下,说一不二,连扶他上帝位的多尔衮,死后都被他毁墓扬尸,用鞭子痛打之后,用一把锐利的刀把头颅割下来,让他身首异处。

无边的权力下,他的梦想,却可能无比微薄。

微薄到了每个平常人都能做到。

在这个轻薄少年眼里,紫禁城无论怎样绚烂和庄严,也只是——一个华丽的孤岛。在深夜里赤脚踩在紫禁城漫无边际的青砖地上,自北方草原吹来的清风把他包裹起来,他的心里一定想起母亲的故乡——那是自己生命的来路,想着大地深处的山脉与河流,想着午门外的灯火与街巷。他的血液里升起一种悲哀,宫殿的冰冷自脚底向他的全身蔓延。他想逃,想变成一只鸟,飞出四周耸起的宫墙……

顺治,这位叛逆期的少年,从此冷落母亲为他选定的皇后,而故意和其他女人亲热。对于皇后的失落,孝庄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年轻时独守后宫的那份凄凉,又自记忆的深处涌上来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那是一种令人感到绝望的孤独,甚至是一种耻辱,何况她还是一位地位至尊的女人。出于对亲侄女的怜爱,或许还加上一一点歉意,孝庄让皇后与自己一同住在慈宁宫里。

这段时间,慈宁宫成为两代皇后的居所。庭院深深,花红柳绿,遮不住皇后的寂寞,却激发了她的怨懣。《清史稿》说:“上好简朴,后则嗜奢侈,又妒”。毕竟,她是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金枝玉叶,自幼被当作掌上明珠捧大的,骨子里天生带着几分傲气。这使

B08/09

她成为一个无比自我的女人,见到稍有姿色的官妃官女,就恶言相向,甚至擅自裁撤了宫里那群几乎由美女组成的弹唱班子,一律改用太监吹管弹弦。她不愿意,就要为此付出代价,哪怕她是皇后。

终于,在顺治十年(公元1653年),在与生母孝庄太后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冷战之后,顺治不顾太后的反对和大臣们的冒死进谏,终于降旨废掉了皇后,贬为静妃,罪名有二:一是奢侈,二是善妒。

台湾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后来为皇后抱不平,认为这两项指控都是顺治皇帝的欲加之罪。他说:“天子富有四海,一为皇后,极人间所无的富贵,是故皇后勤节俭为至德,以其本来就应该奢侈的,此又何足为罪?其次,善妒为妇女的天性,皇后自亦不会例外;但皇后善妒,疏远即可,绝不成为废立的理由。民间的‘七出’之条,第六虽为‘妒忌’,但亦从未闻因妒忌而被休大归者。”

无论怎样,可怜的静妃,从此在冷宫里度过一生。

冷宫并不是固定的宫殿,所以在紫禁城里找不出一座宫殿,匾额上书写着“冷宫”二字。所谓“冷宫”,不过是一些荒寂冷清的后宫,那些年久失修、阴冷潮湿的宫殿,就成了失宠的后妃们最后的归处。它仿佛只是作为花园的对立物存在的,因为在它的内部,没有花香,没有鸟鸣,只有小太监的轻慢和折磨,还有饥渴和思念的煎熬。来自花园的光,让冷宫里的黑显得更加黑。它是帝王的心里永远无法照亮的死角。

当慈宁宫里的孝庄太后听到儿子废后的决定时,内心感到无比愤怒和痛惜,但当他看到儿子为此郁郁不乐、愤懑成疾,她的心又软了。她不能力挽狂澜,只好亡羊补牢。她于是又匆忙地开始了自己的婚介生涯,这一次,她依旧从科尔沁草原——自己的故乡为儿子领来了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另外两位格格——自己的哥哥察罕的两位小孙女、顺治的侄女。虽然辈份有点乱,年纪却很相当,而且是双保险。顺治十一年(公元1654年),顺治帝举行第二次大婚,两姊妹中的姐姐被封为皇后,即孝惠章皇后,妹妹被封为淑惠妃。那时距离慈宁宫修缮完成,只过了一年。

更重要的是,她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,这位14岁的小皇后,性格比前一位皇后乖巧得多,对孝庄太后也十分孝顺。科尔沁草原上的博尔济吉特氏家族,至此已经为大清王朝培养和输送了四位皇后,分别是孝端(哲哲)、孝庄(布木布泰)、顺治的废后和孝惠章皇后。完成顺治的第二次大婚,让孝庄长舒了一口气。

在她看来,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,她可以在花园里安心地踱步,赏花,“开琼筵以坐花,飞羽觞而醉月”,但她没有想到,故事并没有结束,而是刚刚开始。孝惠的命运比起她的表姑——从前的皇后、如今的静妃,还是好不了多少。

原因很简单,她的来路,与第一位皇后如出一辙。☞



慈宁宫